

三幕悲剧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廷森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三 幕 悲 剧

导 演： 查 尔 斯 · 卡 特 赖 特 爵 士

助理导演： 萨 特 思 韦 特 先 生

赫 米 欧 · 利 顿 · 戈 尔 小 姐

服 装： 安 布 罗 赛 恩 有 限 公 司

照 明： 赫 尔 克 里 · 波 洛

目 录

第一幕 疑 案

第一章	鸦巢屋	(3)
第二章	饭前惨案	(14)
第三章	查尔斯爵士的疑团	(21)
第四章	当代伊莱恩	(30)
第五章	逃 避	(40)

第二幕 查 证

第一章	蛋蛋来信	(51)
第二章	管家失踪	(65)
第三章	谁是凶手	(76)
第四章	仆人的证词	(83)
第五章	管家的卧室	(95)
第六章	墨水痕迹	(105)
第七章	战役计划	(113)

第三幕 结 案

第一章	巴宾顿太太	(129)
第二章	玛丽夫人	(139)
第三章	波洛重新登场	(149)

第四章	侦查简报	(154)
第五章	分 工	(164)
第六章	辛西娅·戴克斯	(174)
第七章	戴克斯船长	(182)
第八章	安吉拉·萨克利夫	(189)
第九章	穆里尔·威尔斯	(195)
第十章	奥利弗·曼德斯	(205)
第十一章	波洛举行雪利酒会	(210)
第十二章	出访吉灵	(221)
第十三章	拉什布里杰太太	(231)
第十四章	米尔雷小姐	(240)
第十五章	落 幕	(247)

第一幕

疑案

第一章 鸦巢屋

萨特思韦特先生坐在鸦巢屋的露台上，看着屋主查尔斯·卡特赖特爵士从海边爬上小路。

鸦巢屋是一座漂亮的现代平房，木质结构不到一半，没有三角墙，没有三流建筑师爱不释手的多余累赘的设计。

这是一幢简洁而坚固的白色建筑物。它看起来比实际的体积小得多。真是不可貌相。这房子的名声要归功于它的位置——居高临下，俯瞰整个鲁茅斯海港。露台由结实的回栏保护着。从露台的一角看过去，有一堵悬崖峭壁，直落海底。鸦巢屋离城里有一英里路程。这条路从内地过来，然后在海岸高处迂回盘旋。如果徒步跋涉，七分钟就可以走完查尔斯爵士此刻正在攀登的陡峭的渔夫小道。

查尔斯爵士是一个体格健壮、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。他穿着一条灰色的法兰绒旧裤，上身套一件白色毛衣。他走起

路来有点儿左右摇摆，还常常把双手半插在口袋里。十个观众有九个会说：“真像个退役的海军军官。他绝不会演错角色。”只有一位虽目光敏锐，但受某种难以判断的假象所困惑，对他的表演总是不加褒贬。这时，一个画面也许会出人意料地展现在人们眼前：这是舞台上船的甲板，悬挂着厚实豪华的帷幕，将船的一部分遮盖。有一个人站在甲板上，那就是查尔斯·卡特赖特。代表阳光的灯照射在他的身上。他双手半握，步履轻盈，说话时声音爽朗宏亮，带有英国水兵和绅士的腔调。

“不，先生，”查尔斯·卡特赖特说道，“恐怕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沉重的帷幕唰的一声落了下来，灯光突然向上直射，管弦乐队奏起了最新式的切分音曲调。已到后台的姑娘们头上扎着大蝴蝶结。她们说：“有巧克力吗？有柠檬吗？”《大海的呼唤》第一幕就这样结束。查尔斯·卡特赖特在剧中扮演副舰长范斯通……

萨特思韦特先生微笑着，从他所站的有利位置向下俯视。

萨特思韦特先生是一个干瘦的小个子男人，就像个小锅。他是一位美术和戏剧的赞助人，一个固执己见而又快乐开朗的准绅士。凡是重要一点的别墅招待会和社交场合，总会有他的身影。“还有萨特思韦特先生”这句话，毫无例外地出现在来宾名单的末尾。他还是一个智慧过人、看待人和事物目光锐利的观察家。

露台上响起了脚步声，萨特思韦特先生调过头去。是那

位灰白头发的大个子。他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。那张严肃而又慈祥的中年人的脸，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职业。这位就是哈利大街的医生巴塞罗缪·斯特兰奇爵士。他是个事业成功的著名精神病专家。最近，他荣获英国女王诞辰时授予的爵士头衔。

他把椅子拉到萨特思韦特先生旁边说：

“你说，你居然没有想到什么？说出来大家听听。”

萨特思韦特先生报之一笑，一心注视着正在从下面小道往上爬的那个人。

“我居然没有想到查尔斯爵士在异乡的生活中，还会如此长时间地感到心满意足。”

“哎呀，我也没有想到过！”医生把头朝后一仰，大笑起来。“我从小就认识查尔斯。我们一起进牛津大学。他从来不改本色。在个人生活中，他是一个比在舞台上还要出色的演员！查尔斯总是在演戏，已经不能自拔。这是他的第二天性。他不是走出一间屋子，而是在‘退场’。他办事常常要遵循已经拟定好的计划。同样，他喜欢变换角色。谁也没有他在行。两年前，他从舞台上告退，说是希望过一种简朴的乡间生活，远离尘嚣，沉溺于往昔对大海的梦幻。于是他来到这儿，修建了这幢房子。这体现了他对简朴的乡间别墅的向往。屋里有三个洗澡间，最时髦的小玩意儿应有尽有。萨特思韦特，我像你一样，认为他的这种生活持续不了多久。毕竟，查尔斯也是个凡人。他需要有观众。两三个退職船长，一群女士，还有一个牧师。好在来客还不算太多。我想，这位‘对大海怀有深情的简朴绅士’，只会在这儿呆上六个月。

随后，他就会开始厌恶这个角色。我看，下一个角色会变为一个对世界厌倦的蒙特卡洛人，或者是一位苏格兰高地的地主。确实，他是一个演技高超的演员。”

医生停了下来。他的话是一篇冗长的演讲。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激情和喜悦。他正在观看的下面那一位却一无所知。再过几分钟，他就要来到大家身边。

巴塞罗缪爵士继续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似乎弄错了简朴生活的魅力所在。”

“一个戏剧化的人，有时会让人家误解。”萨特思韦特先生指出，“人们决不会信赖他的忠诚。”

医生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完全正确。”

当查尔斯·卡特赖特爬上露台前的阶梯时，人们发出一阵欢呼声。

“‘米拉贝尔’战胜了自我。”他说，“萨特思韦特先生，你也应该来试一试。”

萨特思韦特先生摇摇头。在乘船跨过英吉利海峡时，他的胃不听使唤，让他吃了不少苦头。那天早晨，他从卫生间的窗口观看米拉贝尔号轮船。它航行时刮起了一阵大风。萨特思韦特先生虔诚地感谢天公作美，希望陆地上晴朗干燥。

查尔斯爵士走到客厅的窗口要仆人给他送杯酒来。

“你应当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托利。”他对老朋友巴塞罗缪爵士说，“难道你要消磨半辈子时间，坐在哈利大街告诉你的病人说，生活在大海波涛之上对他们的身体会有多好？”

“作医生的最大好处是，”巴塞罗缪爵士说，“他不必遵

循自己的忠告。”

查尔斯爵士大笑起来。他仍然在不知不觉地扮演自己的角色——一个屹立在船头、海风扑面的海军军官。他是个仪表堂堂、体格匀称健美的男子。一张消瘦的脸富有幽默感。两鬓的几根灰发，使他更加与众不同。貌如其人，一看就会知道，他首先是个绅士，其次是个演员。

“你是一个人去的吗？”医生问道。

“不。”查尔斯爵士转身从一个漂亮的客厅女仆端着的托盘里拿了一杯酒。“我有个帮手。具体地说，是蛋蛋姑娘。”

他的声音里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不自在的神情。这使得萨特思韦特先生猛然抬起头来。

“是蛋蛋·利顿·戈尔吗？她对航行略知一二，是吧？”

查尔斯爵士懊悔地苦笑了起来。

“她成功地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彻底的大笨蛋。但是我闯过来了——多亏有了她。”

萨特思韦特先生思绪万端。

“真让人纳闷……也许，蛋蛋·利顿·戈尔小姐，就是使他不知疲倦的因素……年龄啊，他已到了危险的年龄。像他那种年纪的男人，总会交上一个年轻女郎……”

查尔斯爵士继续说：“世上无论什么都比不上大海，比不上阳光、风和大海，还有一间可以像家一样居住的简朴的茅舍。”

他满怀喜悦地看着身后那幢房子。里面有三个洗澡间，有最新式的中央暖气系统，有最时髦的电器和一群客厅女仆，打扫卫生的佣人、司机和厨娘。查尔斯爵士对简朴生活

的解释，似乎言过其实。

这时，一个奇丑无比的高个儿女人从房里出来，走到他们身边。

“早上好，查尔斯爵士。”她又朝另外两位轻轻点点头。

“早上好。这是晚餐的菜单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想换换口味。”

查尔斯爵士接过菜单咕哝着说：

“我们看看吧。甜瓜、俄式菜汤、新鲜鲭鱼、松鸡、幸运蛋奶酥、黛安娜乳酪面包……够了，这很好，米尔雷小姐。客人们都会乘四点三十分的火车到达。”

“我已经让霍尔盖特安排了。顺便问一问，查尔斯爵士，如果您愿意，今晚我最好跟你们一起吃饭。”

查尔斯爵士显得有点儿惊讶，但还是很客气地说：

“我很乐意，米尔雷小姐。但是，呃……”

米尔雷小姐平静地抢先解释道：

“如果我不跟你们一起吃饭，查尔斯爵士，餐桌上就正好是十三个人。这儿有很多人都很迷信^①。”

她说话的语气使人感到，如果米尔雷小姐的一生中每天晚上都与十二个人一起吃饭，她本人也毫无惧色。

“我想，一切都安排妥当。我要霍尔盖特驾车去接玛丽夫人和巴宾顿一家。没问题吧？”

“绝对没问题。我正要告诉你这事儿。”

米尔雷小姐退了出去，她那张凸眉凹眼的脸上，带着一

^① 西方人往往忌讳十三这个数，认为不吉利。——译注。

丝得意的微笑。

查尔斯爵士谦恭地说：“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我常常担心她会把我给惯坏了。”

斯特兰奇说：“是个高效率的化身。”

“她跟我六年了。”查尔斯爵士说，“她原是我在伦敦的秘书。到了这儿，她实际上成了一位顶呱呱的管家。像时钟一样管理这个地方。现在，她就要离开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说，”查尔斯爵士犹豫不决地擦了擦鼻子。“她说她有个残废的母亲。我并不相信，像她那样的女人根本不会有什么母亲。她像发电机一样自发地产生动力。不，她身上还有别的什么。”

“完全有可能。”巴塞罗缪爵士说，“人们一直在议论她。”

“议论她？”演员睁大眼睛说，“议论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查尔斯，你知道‘议论’指的是什么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议论她……跟我？我跟那样一张脸孔的女人？像她那么大的年龄？”

“她也许还不到五十岁。”

“我想她有五十岁了。”查尔斯爵士想着这事，“老实说，托利，你注意她的脸了吗？也是一双眼睛，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巴。可是这不是一张脸，不是一张女性的脸。街坊里最爱造谣生事的老猫，也绝不会将风流韵事与这样一张脸联系在一起。”

“你小看了我们这位英国牧师的想象力。”

“还有剧作家安东尼·阿斯特。”

“当然会有她。”萨特思韦特先生说，“她写过《单行道》。我看了两遍。剧本有很强的震撼力。”

他有意表明自己知道安东尼·阿斯特是个女人。

“说得对。”查尔斯爵士说，“我忘了她的真名。恐怕姓威尔斯。我只见过她一面。我请她陪安吉拉来。我是说，安吉拉出席这次别墅招待会是件幸事。”

“哦，还有当地的客人。巴宾顿一家。他是个牧师，一位好人。只是不太像个牧师。他妻子真是不错的女人，常给我长篇大论地讲解园艺。还有玛丽夫人和蛋蛋要来。哦，还有一位叫曼德斯的小伙子，是个旅行家还是别的什么。这年轻人长得挺帅。这就是招待会的全班人马。”

萨特思韦特先生是个办事井井有条的人。他正在数人头。

“萨克利夫小姐，一个；戴克斯夫妇，三个；安东尼·阿斯特，四个；玛丽夫人和她女儿，六个；牧师和他的妻子，八个；那年轻人，九个；加上我们几个，共十二个人。查尔斯爵士，不是你就是米尔雷小姐数错了。”

“米尔雷小姐不可能弄错。”查尔斯爵士肯定地说，“那个女人永远都不会有差错的。让我来算一算。是的，你是对的。是我漏了一位客人，一下子想不起他来了。”

他噗哧一声笑了起来。“这位先生似乎不是很受欢迎的人。这家伙是我所见过的最刚愎自用的人，鬼精灵。”

萨特思韦特先生眨了眨眼睛。他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：演员是世界上最最虚荣的人。他认为查尔斯爵士也不例

外。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使他感到开心。

“谁是这个刚愎自用的自我主义者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朗姆这个矮鬼。”查尔斯爵士说，“当然，是个杰出的矮鬼。你们可能听说过他：赫尔克里·波洛，一个比利时人。”

“是那位侦探吧？”萨特思韦特先生说，“我见过他，是个了不起的人才。”

“他是个人物。”查尔斯爵士说。

“我还没有见过他。”巴塞罗缪爵士说，“但经常听到他的传闻。不久前他退休了，是吧？也许我听到的多是谣传。嗨，查尔斯，我希望这个周末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什么案件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这屋里不是有位侦探吗？托利，你可别胡说。”

“好呀，这正好是我的观点。”

“你是什么观点，医生？”萨特思韦特先生问道。

“案件找人，不是人找案件。为什么有的人生活激动人心，而有的人生活却平淡无奇？这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环境吗？完全不是。有人可以游遍天涯海角而平安无事，可在他到达某地的前一周却发生过大屠杀，或许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天，地震突然爆发，或许他差一点要去乘坐的小船会遭受沉船的灾难。可是，另外一个住巴勒姆的男人，每天都要进城，却不幸大难临头。他可能被卷进敲诈勒索的歹徒、花枝招展的姑娘或摩托车土匪制造的事端之中。还有一些人，即使乘坐的湖上小船有良好的设施，也难免翻船的厄运。同样的道理，像赫尔克里·波洛那样的人就不必寻找犯罪案件，

案件会自己找上门来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”萨特思韦特先生说道，“米尔雷小姐最好来参加我们的宴会，我们不要十三个人在一起吃饭。”

“好吧。”查尔斯爵士洒脱地说，“托利，如果你热衷于此，你尽管可以设想你的凶杀案……反正我只下一个结论：我自己不会成为那具尸体。”

于是，三个人都笑了起来，迈步走进屋里。